



五女興唐

上

刘林仙
黄芳

著

五 女 兴 唐

黄 芳 刘林仙

*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(太原市解放路48号楼)
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20 字数: 481千字

1990年9月第1版 1990年9月山西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28,400册

*

ISBN 7—5378—0128—2

I·135 定价: 8.00元

1

唐高祖李渊自登基以来，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君正臣良，励精图治。

这一天，皇上登上八宝金殿，满朝文武百官，早已按文东武西排班站立。

皇上李渊在绣龙宝墩上落座，看了看满朝文武，面呈欣容。他仗着次子秦王李世民会用贤，所用的，都是瓦岗山贾柳楼结拜的三十六友众英雄，文官有魏征、徐茂公等人；武将有秦叔宝、程咬金和敬德等人。所以说，国内比较太平。

可是，唐高祖李渊也知道，隋炀帝杨广是个无道的昏君，杀父夺权，欺娘奸妹，鸩兄图嫂，败坏人伦，颠倒乾坤。

而今，大唐兴旺起来了，要重整乾坤，边关需要有人守卫，地方需要有人治理，现在朝中这些文官武将显然不够分配。古语说，创业容易守业难哪！如果没有更多的良臣，刚打下的江山要想巩固发展，是很难办到的。因此，今天，唐高祖李渊，在金殿上，料理完了国事，就想把他的心腹事，跟众爱卿说一说，所以，他就把丞相魏征、军师徐茂公、元帅秦叔宝等人留了下来。唐高祖面带微笑地说道：

“众位爱卿，朕有一事，想和你们商量、商量。”

“我主万岁，有事请讲。”徐茂公上前施礼说，“臣最近几天，也发现主公有些心事，你要说出来，我们也许能给

你分忧解愁。”

“徐爱卿，都说你前知五百年，后知五百载，能知道过去和未来的事情，那么，这回你看看，朕有何心事？你能不能给我算上一算？”

“哎呀，万岁，我哪会掐会算哪，我也不是前知五百年，后知五百载呀？不过是遇事我好多想一想罢了。今日你让我猜一猜你的心事，猜对了就不用说了，如果要猜不对——。”

“哎，徐爱卿不要多虑，对与不对，朕都不怪你。”

“谢万岁。那好，臣就斗胆地猜一猜，据臣看来，我主别的心事是没有的，因为我主很得民心，又会用贤，是位有道的明君，我想主公是不是看到朝中为国尽忠的老臣们，过去为江山社稷，南征北战，东挡西杀，立下了汗马功劳，如今，他们都上了年纪，常言说：长江后浪推前浪，一辈新人换旧人，主公你是不是——，”徐茂公的话还没有说完，高祖李渊把手一拍说道：

“好。”高祖说着，就站了起来：“徐军师，你就不必说了，你完全猜对了，朕正是有这个心事。”

原来，唐高祖最顾虑的是没有年轻的战将，现在朝中的文臣武将，大多是贾柳楼结拜的各位英雄，这些人，过去都是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，他们对大唐忠心耿耿不假，可年纪都大了，为了巩固江山，必须后继有人。

这件事，成了李渊的心病，不论茶时、饭时、梦里，都在想这件事。因此，今天要跟秦叔宝、魏征、徐茂公、程咬金等人商量商量。程咬金一听，很高兴地说：

“万岁！你的这个想法很好。以老臣之见，你马上就传下旨意，开武科场，招选天下英雄豪杰，先考武状元，再开

文科场，考取文状元，咱就层层选拔，天下的英雄，都会来入试的。”程咬金说了这些，徐茂公在旁边点点头，忙说道：

“万岁，我四弟说的有一定道理，主公你自登基坐殿以来，只是料理朝政，治国安邦，还没有开文、武考场，现在天下英雄众多，开科取士，是个好办法。忠臣择主而仕，良禽择木而栖。英雄豪杰，都想为国出力，只是不得其门而入，如果我们开了文武考场，这些人们，一定会前来应试。”李渊听了很高兴，忙说：

“众爱卿，如果你们认为行，朕就传旨，明年上半年，就开文考场，下半年开武考场，你们看怎么样？”

秦叔宝、徐茂公、魏征、程咬金等人，都异口同声说：“好。”

皇上高兴地便命晓喻天下各州府县，定了在京都长安要开文、武考场的日期，并号召天下众举子，到京城应试。消息一传出，很快就轰动了全国。

武将们也个个磨掌擦拳，盼望这一天早日到来，好去夺取武状元；才子们都乐得闭不上嘴了，希望早一天金榜题名，为国出力。

河南洛阳城北十里，有个李家镇，镇上有个员外名叫李应龙，先娶妻陈氏，后续娶徐氏。这老夫妻三人，年貌相当，性情相投。员外李应龙，以经商为业，由于他经商有方，便发了大财。

近年来，由于精神欠佳，因为他年已四旬，两房夫人，至今都没有开怀，他又盼子心切，整天闷闷不乐，因此，很少出外做生意。

李员外的心事，两位夫人明白。这天，陈氏夫人又见员外犯愁，便解劝道：“老相公啊，你别总为这事发愁，命中

无儿，不可强求。两者，你才刚四十，就能断定真没儿女了，不要过急么。”

“咳，我哪能不急呀！”

“老相公呀，最近这几天，我看见二妹子老想吃酸的，有时还呕吐，是不是她有喜了？”

“嗯！你这话是真的？”

“真的。”

“噢！哎呀，真要是这样，那就好了。”

“是呀，我也盼望二妹子或男或女快点生一个，我好帮着把孩子拉扯大，这也是咱们夫妻的造化。”

“是呀！”老员外知道陈氏说的这些，都是肺腑之言，因为，陈氏自从过门，夫妻甚是和睦，就是不生养，为这件事，陈氏也很着急。

后来续娶的徐氏，家中贫寒，被其父母卖到李府做佣人，陈氏见她勤快本分，在员外面前，没少说好话，才把她收下做了二房。

她们姐俩情同手足，象亲姐妹似的，员外一看，就更高兴了。

今天，他听陈氏这么一说，心里挺高兴，便留心观察，果然是真，二夫人真的怀孕了。把李员外乐得眉开眼笑。心想，管他是男是女，只要能给我生一个，也就行了。

十月怀胎期满，徐夫人生了双胞胎，一对胖小子。员外和陈氏乐得满脸核桃纹都开缝了。孩子一生下来，左邻右舍，亲戚朋友，都来府里贺喜。

满月这天，李府高朋满座，其中有一位最相好的，姓吴名叫吴成功。

这吴成功为什么跟这李员外好呢？原来，吴成功是个吃

喝嫖赌的浪荡人，眼看要冻死在街头了，李员外把他救活了，劝他改邪归正，还给了他一些银钱，帮他经商做买卖。

后来，吴成功在李员外的帮助下真的学好了。不嫖不赌，手里还积存下一些钱。真是与凤同飞，必出俊鸟。后来李应龙又帮他娶了妻室，日子过得挺红火，也成了员外。如今李应龙老来得子，吴成功哪能不来祝贺呀？

前来贺喜的人们，酒席宴上开怀畅饮，十分热闹。这时，有位刘员外对李应龙和吴成功说：

“你们老哥俩可是莫逆之交，情同手足，借着今天的大喜日子，你们俩为什么不近上加近，亲上加亲哪？”

“嗯！”李应龙一听，没明白是怎么回事。

“怎么，你还没明白？难道吴员外没把他的心思跟你说过？”

“嗯——，没有。”

原来，吴成功的夫人，也生了个双胞胎，是一对女孩，比李员外这一对男孩，晚了几天，他的两个女儿，还没满月。

前几天闲聊时，吴员外曾跟刘员外流露过一个想法，希望跟李员外结为亲家。刘员外指着吴成功说：

“他家夫人生了一对女儿，我看你们哥俩就成为儿女亲家吧，姐俩嫁哥俩，这该多好啊？”

李员外一听，忙说：

“这个——，但不知吴贤弟——，”

吴成功连忙接过话茬，说：

“李大哥，你家要是愿意，小弟我是求之不得呀。”

“好，我来做这个媒人。”刘员外说。

在座的众人也都齐声说好，于是这个事情就当场定了，李应龙赶忙叫人取来纸笔墨砚，写好了四个孩子的姓名、生

日时辰，互换了庚贴。

吴员外的两个女儿，大的叫月英，老二叫凤英。李应龙的两个儿子，大的叫怀珠，老二叫怀玉。

从此以后，这位李应龙，也就不出去做买卖了。怎么哪，因为他连出去几次，买卖不太好，不但没赚，还赔了不少，一想，得了，我也这么大岁数了，就老守田园吧，把两个孩子拉扯大，比什么都强。

李应龙的两个儿子，长得象水葱似的，怎么看，怎么叫人喜爱。老大李怀珠，长得身体魁伟，方面大耳，齿白唇红，生来好动，喜欢舞枪弄棒。李应龙心想，我这个长子喜武，干脆，我就给他请个教习，让他练武；次子长得瘦小身材，面如白玉，十分俊美，一对水灵灵的大眼。怀玉从小喜文，李员外给他请了个老师，在家读书。

李怀珠一说练武，就特别高兴，一学就会；李怀玉，聪明过人，读书过目而诵。

兄弟俩练武习文，刻苦用功。过了几年，李应龙突然患了重病，他知道自己病症不易好了。有一天就把两房夫人和两个儿子，叫到了自己的床前，眼含热泪说：

“怀珠、怀玉儿呀，为父把你们叫来，想要嘱咐你们几句，看样子，爹爹没有几天活头了。”

俩孩子一听就哭了，忙劝道：

“爹爹，你的病会好的。”

“但愿如此。为父做了一辈子买卖，虽然，咱们的家业不太大，供你们两个读书，还是够用的。为父这一辈子，也是没有出息之人，对国家毫无贡献，把希望都寄托在你们哥俩的身上了，你哥俩，一个读书；一个练武，一旦文成武就，能够成为国家的有用之人，爹爹在九泉之下，也就瞑目

了。”小哥俩听到这里，忙说：

“爹爹你放心，我们俩一定用心读书、练武，将来，要做个有用之人。”

“啊，那就好，那就好，现在，咱们家业勉强能够生活，不太富裕。这读书、练武是要花钱的，要请名师访高友，只要你俩能立志成材，就是把家业花空了，爹爹也是高兴的。当年为父给你俩做主，已给你们订下了亲，听说你们岳丈吴员外，比我过得好，在城里还开了两处买卖，所不幸的是，你们的岳母去世了，两个姑娘被姥姥家接走了，听说她们有个舅舅是会武的，两位姑娘跟她舅父学了一身好武艺。你岳父又续了一房孙氏，这位孙氏有一个小男孩叫小喜，随娘改嫁起名叫吴喜。这吴喜的年龄，跟两个姑娘差不多。听说最近月英和凤英，从姥姥家回来，跟其继母孙氏不合，如果为父一旦离开人世，你们要早日把这姐俩接过门来，一定要对她们姐俩好一些——。”说到这儿，李员外又回过头来，看看陈氏和徐氏说：“孩子们的终身大事，你们老姐俩可不要忘了。”

老姐俩听了这些话，心里很难过，忙劝道：

“老相公，你不要多虑这些事了，安心养病吧。”

隔了几天，老员外便一命呜呼，陈、徐氏老姐俩哭得死去活来，小哥俩哭得更是泪如泉涌。

李应龙过世以后，陈氏夫人十分悲痛，再加上身体多病，不到一年，也去世了。

他们老俩口相继去世，家务重担，就落在徐氏母子三人的身上了。这位徐氏以前不过问家务之事，一切由陈氏掌管，如今，家务重担一下子都放在她的身上，就有点支撑不住了。这时一个人看在眼里，喜在心头，认为机会可来了。

2

老员外李应龙在世的时候，府里有一个家人叫李洪，李应龙外出经商时就带着他，车前马后，行路住宿，伺候员外，同时也帮着做生意；回到府上，打里照外，做些杂物营生。

李洪这个人，心地狭窄，为人奸滑，又爱占点小便宜，起初，李员外让他买办东西，比如打酒买肉，置办零用杂物，总要想方设法打埋伏，块儿八毛的装入腰包。后来，他见李员外没有发现，胆子越来越大。有一回，竟背着员外倒卖了一批货物，从中渔利。李员外发现以后，非常生气，要把他撵走。李洪这小子嘴好，苦苦地哀告，表示要改正，李应龙这个人心慈面软，就饶恕了李洪。现如今他一看老员外和陈氏死了，由徐氏当家，心里暗暗欢喜，他知道徐氏对家底不清楚，不会当这个家，两个公子又小，认为机会到了，谋算着从中大捞一把。李洪想着法儿欺骗徐氏，今天说员外在世时欠了东家多少钱，明天又说欠了西家什么东西，经他这么一“料理”呀，“嘿嘿”，李家的一点积蓄很快就给折腾穷了。

那年月讲究守孝，两位公子小，爹爹死，守孝两年半，妈妈死了，又得守孝三年。哥俩每天练武、读书，其它一概不闻不问。家里分文钱财不进，只有支出，没有收入，坐吃

山空，再加上李洪的折腾，日子越来越艰难。

怀珠、怀玉二人渐渐长大了，懂事了，发现家里这个样子，就劝说母亲，把家里的佣人都辞退了，只留下了一个丫环，伺候着徐氏。

有一天，二公子李怀玉突然跑到母亲的房中，满面带笑地说：

“娘啊，有一件天大的喜讯到了。”

“啊！什么喜讯？”

“娘啊，你还不知道哪，大隋江山已去，大唐兴旺起来了，唐高祖李渊是位有道的明君，要开文考场，接着就开武考场，选取贤士。娘啊！这回我们哥俩可有机会了。”

“噢，这是真的？”

“真的。”

“那可太好了。”正说到这儿，就听“噔噔噔”脚步声，大公子李怀珠也跑来了，进屋就说：

“娘，你听说了没有，京都要开考场！”

“知道了，你兄弟才对我讲的。”

徐氏夫人，用手抚摸着大儿子，又抚摸着二儿子，看着这哥俩象水葱似的长起来了，满心欢喜地说道：

“好啊，你们哥俩进京应试，要能得个一官半职，也就遂了你爹爹的心愿了。”

“是呀，娘，我们哥俩一齐进京，你看如何？”

“哦——，”

“娘，你怎么了？”

“啊，没什么。”徐氏说着，心里就“格登”了一下子。为什么呢？徐氏夫人知道，孩子们进京应试，需要路费呀，家里日不进分文，山穷水尽，拿什么做盘缠哩！

这哥俩看见母亲面带愁色，怀珠是个粗鲁之人，没明白母亲为何忧愁，怀玉是个细心人，一见母亲犯愁，就猜出是缺少路费的事情，连忙说：

“娘啊，你不必忧愁，这进京的事好说，我们哥俩都这么大了，手里没钱，就是沿路乞讨，也能进京。”

李怀珠一听这话，也明白过来了，便说：

“啊！原来是为这件事呀，娘，你不必着急，我兄弟提笔会写，我还会练两下子，我们哥俩进京，我就沿路练拳卖艺，也能吃饱饭，你就放心吧。”

“尽说傻话，进京赶考要住店、要吃饭，花钱的地方多着哩，要拳卖艺能挣几个钱呀？你们说的，根本不行。”

“那怎么办哪？要不今年就不用去了。”怀珠粗声粗气地说。

“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。今年一定得去。”徐氏说。

“娘，你说要去，又没有钱，那该怎办哪？”

“办法总会有的。”徐氏想了想说：“实在没办法，就卖掉几间房。”

“娘啊，那可不行。”怀玉插言道，“我们卖了房子，往后住什么呀？”

母子三人不言语了，都在苦苦地想办法，过了一会，徐氏突然高兴地说：

“我有好办法了，你们哥俩能不能去你们岳父家中一趟，就说进京赶考，跟他借点盘费，这个忙，他会帮的，将来你们哥俩，真的要能得个一官半职，不愁还不了他。”

听到这里，李怀珠没说什么，李怀玉低头沉思了半晌，说道：

“娘，我看不妥吧。”

“有什么不妥？你岳父曾得过你爹爹的恩惠，更何况又是娃娃亲，难道他能不帮忙，袖手不管。”

怀玉一听说：

“要去的话，让我哥哥去吧？”

“哎，还是你去吧，哥哥拙嘴笨舌的，不会说话。你一肚子墨水，说出话来文雅受听。”

“娘，你说，是不是哥哥去比我强？”

“怀玉呀，我看还是你去吧！你哥哥说话，有头没有尾的，还是你去为好！”

“那好吧，儿遵母命，明日就去！”

徐氏点点头，表示同意。

一夜无话，到了次日，老夫人早早地就把儿子叫起来了，让他换了衣服，临行前，老夫人再三嘱咐说：

“儿呀，你岳父一定会留你住宿，千万不要答应，快点回来。免得让娘牵挂。”

“娘，你放心吧！孩儿一定早点回来。”

“好，去吧，替为娘给你岳父、岳母问好。”

“知道了。”二公子李怀玉说着，辞别了母亲，就奔城南吴家寨去了。

上路以后，怀玉由于心中有事，只想快走快回，没有心思观看风景。走着走着，怀玉的脚步渐渐慢了下来，为什么呀？他心里犯难了，父亲在世的时候，岳父经常来家看望，自从爹爹去世以后，两家来往的次数少了。听说岳父家很豪富，他会不会嫌我们家穷啊？这门亲事，他还会承认吗？如果岳父不忘当年旧义，这个忙他一定会帮；如果他一旦嫌贫爱富，这事就不好办了。到了那里我要见机行事，他要有嫌贫爱富之意，哼，我是尘土不粘哪。一路之上，他边

走边想，赶中午时分，便来到了吴家寨。

二公子怀玉经过打听，来到吴员外家的大门外，抬头一看，高门大院，砖墙瓦顶，十分阔气。他站在门外，抬眼往里一看，大门洞里的长条板凳上坐着两个人，一个年纪小点，看样子也不过十四五岁，另一个岁数大些，有三十几岁，两个人坐在凳子上，边说边唠。二公子迈步走上台阶，刚想要说话，那个年纪大的就站起来喝道：

“哎哎哎，下去，下去，这是你们家大门呀，大摇大摆，随便出入，去去去。”

二公子怀玉是个读书人，脸皮很薄，让人家象狗似的往外轰，就有点破门帘子——挂不住了，把脸一沉说：

“你们是跟谁说话，怎么这么没大没小的。”

“你这个穷酸，还没大没小的，你是谁呀？”

“你不认识我，也应该问问，怎么这么不礼貌，见面就往外轰。这不是老吴家吗？”

“啊，是呀。”

“我是你家的贵客。”

“什么，贵客？嘿嘿，你瞧你那德性，什么贵客，姓什么，叫什么？”

“我姓李，叫李怀玉，是城北李家寨的。”

“李家寨的，跑到这儿干什么来了？”

“你还没听明白，你们老员外，是我的泰山，我是他的女婿。”

旁边那个小孩，赶紧插言道。

“唉，吴进，这是李家二公子，咱们的姑老爷。”

吴进一听，伸长脖子，把二公子上上下下打量了一遍，摇着头说：

“姑老爷？不对。李家寨的二位姑老爷，也是阔公子呀！瞧你这身打扮，哪像个公子模样，十有八九是冒名来行骗的。”

“你没听说啊，老李家现在穷了，不是当年了。”

那个年纪小的倒也机灵，怕真的是姑爷到了，万一待慢受主人的责骂，赶紧对吴进使了个眼色，低声说：

“管他穷富哩，既然姑老爷来了，咱往里通报吧。”

原来这两个家人，大的叫吴进，小的叫吴来，吴来走过来，给怀玉施礼道：

“你就是李家寨的二姑老爷？”

“是呀，我要拜见吴员外。”

“好，你稍等片刻，我去给员外送信去。”说完就进去了。

吴成功此时，正坐在内房喝茶，吴来站在门外，低声叫道：

“员外爷。”

“进来。”

吴来赶紧进去，恭恭敬敬站在一旁说：

“员外爷，外边来了一个人。”

“谁来了？”

“啊！是二姑老爷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大门外来了一个公子，是个读书的，他说是李家寨李员外的二公子，名唤李怀玉，他要见你。”

“你说得是李应龙的次子李怀玉？”

“对，正是他。”

“他和谁来的？”

“就他自己。”

“嗯，他穿戴如何？”

“穿戴一般，不过，倒是挺干净。”

吴成功从椅子上站起来，在屋里来回踱着步，低头不语，在沉思着。

吴来这个小孩，是个急性子，他一看老员外半晌不说话，丈二的和尚——摸不着头脑，试探地问道：

“员外爷，请他进来吗？”

“嗯，好吧，叫他进来！”

“是。”吴来转身就出去了。

时间不久，就听外边脚步声响，只见吴来就把帘子一挑，说：

“二公子请进。”吴来把李怀玉让进去，转身出去端茶去了。

李怀玉进屋一看，屋中间站着一位老员外，看年纪五旬开外，身高五尺向外，面如三秋古月，两道苍眉入鬓，一对大眼眯缝着，鼻直口方，花白的胡须飘洒在胸前。头戴员外巾，迎门安块无瑕美玉，脑后宝兰色的双飘带，身穿绛紫色的对花员外氅，青缎中衣，白袜青鞋，手捋胡须。二公子知道这就是岳父大人，赶紧正正帽子，掸掸衣服，撩袍跪下，叩头施礼说：

“岳父大人在上，不孝孩儿李怀玉，给你老叩头。”

吴成功自打二公子进来，两只眼睛就没有离开李怀玉，你看他左一眼，右一眼，上一眼，下一眼，前一眼，后一眼，暗暗地打量着二公子，现在见李怀玉跪下了，才上前一步把二公子搀起来，然后问：

“噢，你是怀玉呀？”

“啊，正是孩儿。”

“啊，出息了，真出息了，也长大了，好啊！你母亲可好啊？”

“我母亲让我代她向你老问候。”

“多谢、多谢。来来来，快坐下、快坐下。”

“不，还是你老人家坐。”

吴成功坐下后，招呼二公子在下垂首也坐下。

“怀玉呀，你父亲去世以后，我本应常到你家去看望，可是我琐事缠身，总也抽不开，你母亲不怪吧？”

“老人家，这说得哪里话来，我母亲一点也没怪你。”

“好啊，你的功课好吗？”

“勉强说得过去。”

“今日前来有事吗？”

“啊——有点事。”

“那好，说吧！”

这时候，家人吴来端着茶进来了，他先递给老员外一杯，然后又递给二公子一杯，说：

“二公子请喝茶！”

“啊，多谢。”

吴来在一旁站着。老员外一见，摆手说：

“你去吧！”

“是。”吴来应一声，就转身出去了。但是这孩子没走，拐个弯，又绕回来了，他年纪小，有点好奇心，站在窗外想听听里面说些什么。

二公子见吴来出去了，就把要进京赶考，来借盘缠的事情一五一十，全对岳父讲了。

吴来在外边一听，原来是姑老爷家中穷了，上这求借来